



司馬臺

SI MA TAI

吕氏家族

LÜ SHI JIA ZU

吕伟忠 程铁强 ◎ 著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682.05
88



吕伟忠 程铁强◎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司马台吕氏家族 / 吕伟忠著. — 北京 : 西苑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151-0396-9

I. ①司… II. ①吕… III. ①家族—历史—研究—密云县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1400号

司马台吕氏家族

作 者 吕伟忠 程铁强
顾 问 白家瑶
策 划 小鱼墨迹(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王秋月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13
电 话 010-52470795
传 真 010-88637120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北京佳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 x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48 千字
印 张 33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396-9
定 价 198.00 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 Brief Introduction

At the foot of Simatai Great Wall, there lives a large family who has resided here for about 600 years. When the ancestors of this family first migrated here, they were here to build the Great Wall. They lived in the castle with no other livelihood. Later on, after they had cultivated the wastelands nearby, they started to farm on their own lands, doing a little trade occasionally, and became farmer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until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Lüs owned the lands they lived on. In the early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se lands were all converted to collective properties, and the family became landless farmers.

Around the Spring Festival of 2010, villages located near the Great Wall were required to migrate so as to make way for the Gubei Watertown Leisure Resort International. The villagers had to be resettled and the graves of their ancestors, including those belonging to the Lü family, also needed to be removed. Because in Chinese culture ancestors' graves are the base of a family's spiritual heritage, and because it is taboo to open up the land of these graves, the Lü family called on the government to preserve their ancestors' graves. After a series of negotiations, the family conceded to move the graves to a new location allot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se experiences of the Lü family result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Great Wall tourism have urged present day family members to re-examine their family history.

Below the well-known Simatai Great Wall, there are relics which have witnessed the vicissitude of the Wall. Among them are the Simatai castle, brick kilns of the Ming Dynasty, firearms cartridge cases scattered in the grass, and the hot springs beneath the reservoir. The Lü family, who has dwelled at the foot of the Wall for more than 600 hundred years, can also serve as a living monument to the history of the physical wall. This book is an effort of the Lü family to leave proof for the existence of this monument. It documents several generations of the family through their livelihoods, wedding and funeral practices, family traditions, and religious beliefs. Particular focus is given to any changes the family went through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in 1912 to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is book brings us close to a family who were originally the builders and guards of the Great Wall. Looking through the life stories of the Lü family, in the garrison and on the farm, at the weddings and funerals, before the migration and after the resettlement, readers can get a glimpse of the actual life of Chinese people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present, especially those residing in the mountain region and the border area in North China.



中国文化里有两个传统，可谓源远流长，绵绵不绝。这就是“家”的传统与“史”的传统。我们先说说，“家”的传统。

《礼记·礼运》记载孔子的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脩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谓小康。”

在中国，“天下为公”的“大同”是被“天下为家”的“小康”所取而代之以的。“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历来具有特殊的位置。《论语》有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几乎是把“家”与“国”相提并论。谓予不信，再听其说，“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中国人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都可证明“家”的重要性。用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家不仅具有西方的家的功能，这就是生育，而且还具有生产的功能。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家一直是一个生产的单位，而且这个家也一直是延绵不绝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研究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后得了一个结论说，“有效率的经济组

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家”就是一个相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在 2500 年前在经济上就已经领先于世界各国。战国时期，中国小农家庭耕作的旱地每亩可以收获粮食作物（小米、糜子）200~250 斤，而在公元一世纪的意大利只能收获 70 斤。这就是中国的“家”这个组织的效率所在。所以，在中国人人都认为，“家和万事兴”。

再说说“史”的传统。“史”的传统在中国比“家”的传统更为悠久。在没有“家”的“大同”之时，就已经有了口耳相传的“史”，由此留下了“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羿射十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至殷商始有甲骨文，于是就掀开了以文载史的新篇章。当时出现了史官。“史”字原为手执简册之形，但史官起初并不是专司记事，而首先是负责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神与王的意志。同时讲说故事，记录时事，编次和保管文献简册。再进而分工，有记言之史与记事之史之别。今天保存在《尚书》中的，就是商周时代的历史文献。周衰，礼崩乐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是故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曰“《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还有古之良史，董狐直笔，犹如瑰宝，闪烁着求实求真的精神。而司马迁所写《史记》，可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意在“究天人之间，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中国盛世之盛的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国家之一。

“家”的传统与“史”的传统合在一起，于是便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家谱》和《家史》，一直流传至今，延绵不绝。虽然迭经战乱，特别是土改、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家谱已经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但存世数量仍相当庞大，目前收藏于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及私人手中的中国家谱和家史，保守估计也在四万种以上。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非常盛行编撰家谱和家史。

可是，近百年来这两个传统却遭受前所未有的磨难。曾几何时，因受苏俄的影响，人们将“家”等同于封建，将“史”等同于阶级斗争。扔了中国“家”

的传统，迷信苏俄的农村公社，不到十年，一个泱泱农业大国，竟然搞得家家揭不开锅，人人吃不饱饭，饿死人口几千万之众，名曰天灾，实则人祸。忘却了以史为鉴的古训，继续胡作非为。

改革开放，万象更新。农村重新找回家的感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对现代化，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致使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工业化与城市化正在迅速地改变农村的面貌。我的学生吕伟忠博士就是从司马台村走出来的现代企业家。他既有传统美德，又有现代意识，善于独立思考，凡事都有独到的真知灼见。两年前他提出要给他的家乡编撰《司马台村志》，给他的家编撰“家史”，现在史志文字数易其稿，几经磨炼，已经大功告成。我觉得编撰村志家史，兹事体大，不仅在于继承传统，更是意在开拓创新。对于历史，我的理解，应有两义：一为真实的往事；一为往事之记录。真实的往事，犹如未名湖上的风，轻轻地拂过树林，博雅塔边的雁，高高地掠过长空。倘若没有文字的记录，势必消失得无影无踪。往事的记录，就是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的历史。今天编撰村志家史，百年前的往事，只能从过去的历史记载中去寻觅史料，编者均说，难！而百年来的往事正需要今天史的编撰者去网罗旧闻，收集口述，将其构建成历史。过去的百年，是匆匆变迁的百年，沧海桑田，天翻地覆，其中蕴藏多少天人之际的真谛！如果今天不去记载，将永远的湮没无闻。所以，无论编撰村志，还是家史，都可谓功德无量。

是为序。

萧国亮

北京观沧海书屋

2013年5月5日



2012年初，吕伟忠决定与程铁强先生合作编纂司马台吕氏家族历史。经几番修补、删减，2013年5月中旬脱稿成册，书名《司马台吕氏家族》。

找寻和收集史料的确是很困难的事情。比如人物数量、事件经纬，耳闻目睹后再做推敲、考证。由于跨越年代久远，追溯往事时说法不一，甚至出处还有颠覆。书面记载缺乏，更是立证所难。在成书上虽无大碍，但引子和内容设计仍旧耗费一番工夫。例如家史触笔总要有个背景，或前提。我与作者商议后最终还是以“迁坟”作为头绪，引申和回顾整个家族的兴衰荣辱。

世上的吕氏家谱已有很多，司马台的吕家到底属于哪支，哪系，至今尚未定论。山东、河南甚至云南等省居多。网页上有各地的吕氏家谱和宗族组织，还有吕氏后人专门开办网页联络国内外的吕姓，这些举动无外乎是想摸清脉络，理清证明。

人类的出现、繁衍、迁徙、散落、集结等，根源无外乎等待DNA手段解析和明晰，更有期盼骨髓学、基因学、遗传学等医学技术的进步终究可以理清血脉，寻根问祖。这个疑问只能留给后人解析。而现存的司马台的吕氏也已经着手往前回忆，把过去和现在可知的、可识的做一记录或许是件良知与功德。在收集和整理吕氏家族史中很难寻觅到文字记载的遗物。从家族传承当下只能看到三处吕氏祖坟群冢。从家族记忆里面仅留司马台城堡中的原始居住面积。从家族后人言传耳闻中还有对上代老人的印象。此外还有司马台乡里同党的回忆和传说。单凭群冢、面积、印象和传闻造作家族历史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

作者还安排时间专门到北京大学，找我一起议论过这本书的定位，倾向是史料为基，现存为依，从考而论，成就有据有理的文史类书籍。口述和讲述是可以引证的，有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忆，较为客观。另外就是物证。在物证中最是久远的，最当真实的就是祖坟。这也和当初论证书就起端一脉相承。在北方偏僻的司马台长城脚下唯有吕氏祖坟沿袭至今，且维系20代，500余年。这在山野僻壤的长城墙下唯独留存姓氏的古墓尚属不多，特别是经历明、清、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60年期间的土地改革、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改朝换代，天翻地覆的时代后，无声沉静的地下和生息活跃的地上之间形成身体、精神和心理上的接近，造就后人开始发现承前启后的哲理。

吕氏祖坟是固体存在，也是这本书的开启。选择以“祖坟”作为本书的起始不仅是考证学上的必须，还是争取保留吕氏家族血脉承载的唯一依据。司马台长城改建工程与当地新农村建设并轨，使得当地农民搬迁，迁徙到距离长城较远的地带居住。活人离开故土有可能是件开心且给予希望的事。新居扩大了，还有了补偿。不用种地了，因为土地占用了。逝者也要迁移，离开自己最后一块土地。在解决和处置坟地问题上，原本是没有周济到“祖坟”，政府的通达只是限定上两代的迁移和补偿。古时候的“涉九族，数八辈”早已化为乌有，更何况原有的坟冢早已平耕，只有自己家里人记得标记和位置。庆幸的是吕氏后人中有的还是有头脑的，从搬迁就开始惦记着如何保护。在本书开始就记载了吕氏后人为保留祖坟所做的努力，最终尚且圆满。

在我们这个东方国度里，历来就有“信仰祖灵”的文化遗产。从诞生到死亡，从死亡到亡灵，从亡灵到祖灵演化的过程中潜藏着周而复始的人类生死哲学概念。历代享受这种朴素哲理的生存者以他们的观念和感情造就了我们现代所熟知的“民俗”。原始民俗中的生死观起源于对血·骨·灵之间的疑惑和畏惧，这种疑惑是建造墓阙得以安抚和平静的根源，这种畏惧是维系墓冢得以超脱和解脱的解释。前赴后继是生死观，重孝之道的内涵。在环绕墓冢周边的一切都赋予了转世和往生。原始民俗学是围绕坟墓修建以及祭祀先祖（死者）的发生乃至进化形成的学问。司马台的吕氏祖坟也是很有考究的。鸟瞰三处是平面三角，

平视呈现出高低，依山傍地，坐落山水之间。其中大地的祖坟更能证实掌握土地的丰饶。在荒山僻壤、土地贫瘠的司马台的耕作土地中，唯有大地是平整的，且面积最大，从而证实土地丰饶的存在。吕氏家族尚有三处坟冢。前后顺序为：南高十二代，大地三代，石湾子二代。仅凭上述坟冢完全可以证实长城脚下吕氏家族的生息和繁衍。加之后生依旧沿袭旧日风尚和家族习俗，奠定了过去和当今数十代的延续，并为考证吕氏家族史提供了有形的基础。吕氏家族的祖坟也是北方山区民俗的表象，从迁坟过程还可推测出当初吕氏先辈们的生活起居、家境兴衰和对先人的敬畏以及对后人的依托。据吕伟忠回忆，祖坟移坟是经过考究和推算，决定挖掘顺序。首先在石湾子起土。同日，上两代的吕氏迁移也开始动工。之后，转移挖掘南高。直到2011年秋季才清空大地祖坟占地，将最后一处吕氏祖坟迁至新建墓地。从近代的遗骨身上还可清晰辨认服饰、衣料和随葬银器和饰物。随葬品有银质的九连环、耳环、耳坠、手镯等。特别是在吕和夫人装束上，仍清晰可见锦制寿衣上的纹饰和绣工图案。此外，还有一些陶制瓷器、瓦罐。从先祖坟墓可以断定他们曾是长久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家，从寿衣的材质差异上还可辨别出先祖们曾经有过贫弱或富恒的生存史记。

祖坟是家宝，是家传，是家教。在司马台一带只有吕氏家族为祖先、为后人争取到了风水宝地。在村上，唯有吕氏后人更生了本来面貌，犹是传承。在村里村外的吕氏后生开始重新探究敬仰先辈、孝敬长者、关怀后代的心得。吕氏后生的瞻前顾后或许能够造就吕氏家族的后来。

作者用心完成了《司马台吕氏家族》这本书。凡涉及史料和口述都由作者反复推敲、修饰和取舍，这的确是一项文字、数字工程。关于祖先的论述除了迁坟、挖掘发现外，作者还收集、整理当年的信息和文档，比对年代后编纂填补了明清两代的吕氏与长城、吕家与城堡、吕姓人家与土地等关系和关联，从史料中补充了吕氏家族的来龙去脉。而民国和解放后等大量资料足以支撑吕氏家族的近百余年的史实。

民国时期多以兵荒马乱、执政府更迭平凡、日军侵入和国共内战等描述，以古北口为中心展开视野就会发现波及司马台的实例也很多，涉及吕氏家族的

有：土地、商贸、交通和战事，包涵近百余年的土地经济和商品经营。民国期间，吕氏家族的土地占有面积是最大的，人口也随之增多，形成司马台村最大的氏族群体。耕作成为经济的主体，而紧靠古北口又是粮食、农具、牲畜、布匹、山货、皮毛以及生活用品等买卖的交易集散地。三道河子上游的关门逐渐形成马匹驮运的要道，凡往来必经三道河子。地理位置也刺激了吕氏人家自由出入，兼营买卖的经营思路。吕氏家族的兴盛无疑是庄户人家的传统习惯，扩充土地、男耕女织、勤劳节省、尽享收成的繁荣。而买卖营生又充当了富裕或低档庄稼歉收的调剂，这或许是吕氏在民国时期的写照。

本书在论述“战事”与吕氏关系时，发生了口述人有不同的耳闻和表达，更多的是传闻，因为当事人早已不在人间，对当事人的表述也是只言片语，这也是正常现象。在司马台出现“当兵的”前后有冯国璋、曹锟和吴佩孚为首领的直系以及以张作霖为首领的奉系张作霖的部下，有驻扎古北口的关东军，有护守京津的国军，还有游击队和共产党的队伍。除此之外，还有地方警察和武装组织，当地称作“伙会”的人马。在吕氏家族中与军人打过交道的可以举出吕世增和其次子吕尚元。

为了理清吕氏在民国期间的人物、事件，不得不查阅相关资料和物证，以证实吕氏家族这段历史。其中，吕世增在日伪统治时期做过村长是有据可查的，在“土改”查阅土地、家产、人口等运动中也涉及了这段内容。村长是轮流做的，负责保护村民，历史上也无痕迹证明其做过坏事。从另外角度解释，村长多出自大户，有经济实力，有人缘，能负重。这也侧映出吕氏家族在村里的地位。吕尚元是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记述颇费周折，凡采访到的吕氏后人和村里外姓人家都对之表达褒贬。特别是挂衔从属军方物资补给和兼做经营，最终导致人亡家衰，入狱负监的前因后果更应使后人铭记。

解放后的吕氏家族开始衰退。其维系小康的自家土地被平分了，自有山地树木充公了，加上北京城里的买卖被没收了，之后又发生了“四清”和“文革”，成分始终是吕氏家族的一项挥之不去、且不能遮风避雨的“顶戴”，阶级烙印的伤痛一直沿袭到下一代。儿时的吕氏后生吕大奎曾指着山上的一片树木说：

目 录

序一 /007

序二 /010



第一编 为祖宗争一息之地 /1

第一章 吕氏家族的祭祖传统 /2

第二章 祖宗失去安宁 /9

第三章 为祖宗争地 /11

第一节 伟忠据理力争 /11

第二节 合族协力同心 /14

第三节 伟忠锲而不舍 /17

第四节 政府体恤民情 /21

第五节 迁坟尘埃落定 /25

第六节 墓葬主支有序 /30



第二编 司马台吕氏家族大事年表 /35



第三编 司马台吕氏家园 /47

第一章 生根之地 /48

第一节 京师锁钥司马台 /48

第二节 前世今生五千年 /48

第三节 边关一镇雄北疆 /51

第四节 山寨得名有典故 /54

第五节 烽火台上筑长城 /59

第六节 城堡变迁知兴衰 /60

第七节 伯温布局有门道 /65

第二章 落子无声 花开有色 /70

第一节 迁居司马台 与移民无关 /70

第二节 迁居司马台 与修长城无关 /73

第三节 戍边又屯田 始终做忠臣 /75



第四编 司马台吕氏家族兴衰（上） /79

第一章 戍边古长城 根植司马台 /80

第一节 三大家族 活跃司马台 /81

第二节 军旅生涯 守边兼屯田 /85

第三节 一搏人生 协罗教引清入关 /89

第四节 两朝为臣 世代做粮官 /91

第五节 因祸得福 战乱中崛起 /93

第六节 苦尽甘来 祸福皆屯田 /94

第七节 家道中起 吕氏再兴旺 /95

第八节 信守诺言 福报亦祸根 /96

第九节 时势初安 和祖释然长辞 /97

第二章 雪后初晴 世增得佳人 /98

第一节 渐入佳境 人丁仍堪忧 /98

第二节 王氏有女 愿续吕家香 /99

第三节 乡绅出面 上演凰求凤 /100

第四节 喜从天降 大旱逢甘霖 /100

第五节 为求心安 拆除旧府盖新房 /101

第三章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104

第一节	祸福参半	迟到终要到 /105
第二节	祸就是祸	终归躲不过 /107
第三节	峰回路转	柳暗花又明 /108
第四节	以退为进	迁居三道河 /109
第四章	梅开二度	/111
第一节	王氏当家	左右皆逢缘 /111
第二节	收王广荣	贫富两相宜 /116
第三节	吕氏办学	姨夫执教鞭 /121
第四节	迁坟求富	病急乱投医 /125
第五节	先祖显灵	机遇从天降 /126
第五章	东山再起	/131
第一节	乱象环生	在夹缝中求生存 /131
第二节	刘氏遇险	陈老太援手相救 /135
第三节	收复失地	吕氏现昙花 /137
第四节	乐极生悲	吕荣福离世 /140
第六章	大家族解体	/142
第一节	外力干预	兄弟起异心 /142
第二节	各取所需	三兄弟分家 /144
第七章	再度衰落	/147
第一节	被贼惦记	尚元遭暗算 /147
第二节	一次土改	政策很不利 /149
第三节	世增去世	吕家塌了天 /153
第四节	祸不单行	相桂春去世 /154
第五节	尚义暴亡	伟田失怙恃 /155
第八章	二次分化	/159
第一节	时势混乱	盖房遭税警勒索 /159
第二节	父亡兄残	家庭重担倾尚福 /161

第三节 大难过后 五兄弟分家拆户 /163



第五编

司马台吕氏家族兴衰（下）/167

第九章 风摧破船 漏屋还遭连夜雨 /168

第一节 密云解放 二次土改进村 /168

第二节 吸食烟土 世存终究破产 /170

第三节 好逸恶劳 尚芳旧习难改 /171

第四节 安守本分 尚品家境渐兴 /173

第五节 尚元抢劫 尚福受拖累 /173

第六节 遭逢大变 刘景泉病逝 /177

第七节 尚芳怜孤 重返三道河 /178

第八节 两门五遗孤 吕王氏祖母当娘 /180

第九节 婶母亦为母 李秀芳临责不辞 /183

第十章 脱胎换骨 尚福渐适新生活 /185

第一节 勤以补贫 儿女辛苦夫妻累 /187

第二节 俭以养家 精打细算习为常 /192

第十一章 四清“文革” 风霜雨雪摧古木 /196

第一节 厄运降临 成分遭颠覆 /197

第二节 深浅难测 吕尚福涉险 /200

第三节 祸从天降 吕氏无幸免 /206

第四节 一朝蒙冤 十年受欺凌 /208

第五节 成分不好 婚姻皆不顺 /213

第六节 斗争残酷 人心被扭曲 /223

第十二章 拨乱反正 古木逢春绽新蕾 /225

第一节 雨过天晴 阴霾尚未尽 /225

第二节 拖泥带水 平反不痛快 /226

第三节 历史回归 重启新生活 /226

第四节 沉冤昭雪 尚福心力竭 /228

第五节 改革开放 伟忠渐成长 /231

第六节 土地流转 吕氏别家园 /247

第六编 司马台吕氏家族人物 /253

吕 和 /254

吕荣福 /254

吕世增 /255

吕王氏 /256

吕尚芳 /259

吕尚元 /263

吕尚品 /267

吕尚福 /269

吕慧芳 /272

第七编 司马台吕氏家谱 /285

谱序 /286

关于纂修司马台吕氏家谱的启事 /288

一修《司马台吕氏家谱》纂修法则 /289

一修《司马台吕氏家谱》纂修说明 /290

司马台吕氏历代派号 /291

一修《司马台吕氏家谱》增添字派 /291

司马台吕氏家族家训 /291

司马台吕氏家族历代世系 /292

司马台吕氏家族世系图（附书后）

吕氏河东堂族谱世系 /303

吕氏姓源 /314

吕氏支系分布状况 /319

吕氏渊源和家谱世系研究 /323

吕氏家谱文献 /334

艺文 /349



第八编 附 录 /359

附录一 吕氏家族氏族基金会 /360

附录二 伟忠博士论文 /363

主要参考文献 /449

附录三 增超学士论文 /453

参考文献 /469

附录四 墓志铭 /470

人名索引 /471

后记 /479